



小女孩举着自己画的牌子下楼做核酸。摄影 / 周宝莹 ID SHANGHAI

但也正是系统最有可能触及不到的群体。

4月21日，在“快递小哥夜宿武宁路桥洞”视频发酵不久，上海市黄浦区一女业主自掏腰包在小区门口摆放面包牛奶，供外卖小哥免费领取。旁边竖着的白板上写着：“亲爱的外送小哥，您辛苦啦！如果您不方便购买食物，可以来这里免费领取一袋面包和一份牛奶充饥。”

提供这份帮助的人，名叫亚娜，一个普通的小区团长，她不愿意面对公众镜头，认为为骑手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，不过是举手之劳。而在亚娜的背后，有一群50多人的志愿者团队，一直支撑着小区的保供。小区2号楼楼长徐亮告诉《新民周刊》，疫情反而让2号楼的邻里们团结起来，现在，没有什么做不到的事情了。

但疫情之下的线上互助，貌似只适用于年轻人的社交范畴。曲波在徐汇某小区住了13年，几乎不认识什么邻居。当楼栋居民开始团购时，曲波意识到老年人，可能会遇到困难。因为他发现，一个微信群里，老人是最沉默、最容易被忽略的。

一开始，居委提供的名单只有7户老人，曲波呼吁老邻居互相提供“线索”，才陆续发现20多户空巢老人，其中一半是独居。有一些老人会用微信聊天、发表情包，但团购至少需要“扫码”“接龙”“付款”这三步，群里还有海量信息要处理，要老人家独立完成，不太可能。

而随着封控时间延长，生活所需的药品、米油、菜肉问题，又很急迫。曲波想了几种方法。比如在群里问大家有没有求助需求，但应者寥寥。她意识到，与上海老年人打交道，有个最大的难点，他们非常独立自主，能挨一挨、挺一挺，也绝不麻

烦别人。

思来想去，曲波发布了“关爱老年人计划”，将楼里20多户年轻人，主动配对给老人，进行一对一帮扶，问题才逐渐暴露出来。有的老年人不会做抗原，找到核酸码都困难；有的老年人药快用完了，不会用外卖平台，也不知道找谁能配上。

不仅是老年人，残疾人和沪漂群体的求助，也得到了邻里的回应。孙旭东和夫人魏心舒都在律所工作。4月7日，他在一个互助群里，看到一则求助信息，来自于静安区江宁街道的9位盲人，当时他们的食物储备，仅够撑一天。

孙旭东立马将这则求助，转发到周边买菜群和业主群，很多人出来响应。同事林欣发起“捐赠接龙”，不到一小时，大家一颗卷心菜，一颗萝卜，两根黄瓜，一盒牛奶，凑出一堆食物。

同样，对马强的援助，来自于房东阿姨。作为一个外地来上海工作的“沪漂”，他在青浦租了一间卧室，这段时间，快递和外卖都停运了，没有厨具、没有食材，“吃饭”成了他一大难题。房东阿姨知道后，做饭时总会多做上一份，盛在小碗里给他端过来。

马强觉得作为外地人在上海能被照顾到，很感动。虽然，邻里们比较给力，但对于弱势群体来说，开口寻求帮助，总归有点难。

就像老年人接受了帮助，并不代表他们主动的意愿，帮助，也不是你想帮，就能帮得上。这点上，小糖深有体会。小糖说，邻居朱阿姨对别人的帮助总是礼貌回绝，有一次，她帮朱阿姨在网上支付了一袋面粉的钱。第二天，朱阿姨就拿着现金还给了她，中间还夹了一张字条。

字条上写着朱熹的七言绝句《春日》，落款处写着“赠爱心小朋友”。小小字条彰显了这位上海老人的温暖与优雅。

而上海一位独居80岁老人王爷爷，为了向帮助他买菜的年轻人表达谢意，送了两大盒新的小人书、500元现金和纸条。纸条上字迹工整地写着：“小王、小李好，谢谢近段时间的照应，先预付500元，以后一并结算，亲兄弟明算账。小人书、连环画先给你们两种，看完后再与我调换其他内容的书。”

朱阿姨、王爷爷在用自己的方式关心爱护着年轻人，这何尝不也是一种互助。当疫情之下，人生无常降临时，人与人之间的温情与互助，足以维持人作为人的体面与尊严。■